

和平戰線文叢



蘇聯 C·武爾貢等著
余 振·魏荒弩譯

黑人說

文光書局印行



軍事學院圖書館

書號 804-19

登錄號

1952年8月1日入館

和平戰後文叢

黑 人 說

蘇聯C·武爾貢等著
余振·魏荒弩譯



人文書局印行

和平戰綫文叢

6

一九五二年七月初版
上海造 000冊—1500冊

大光書局印行

上海河南中路三二八號
總 528 36K 64P. Y3400
•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目次

黑人說 (蘇聯·C·武爾實作·余振譯)	一
索亞 (土耳其·H·希克梅特作·魏荒營譯)	四五

黑人說

蘇聯·C·武爾貢

前記

薩美德·武爾貢（威基洛夫）在一九〇六年生於阿塞爾拜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底喀沙赫區。師範學校畢業後當了一個時期教員。一九二九年到巴庫，後來又到莫斯科，入了莫斯科第二大學讀書。

C·武爾貢從一九二六年就開始寫作，他的第一本詩集在一九三二年出版，第二本詩集在一九三四年出版。他的劇本『瓦基夫』和『法爾哈德和希林』都得過斯大林獎金。

C·武爾貢把普式庚底、『歐根·奧涅金』、『紹達·魯斯塔威里底』、『虎皮騎士』底一部分、尼沙密·甘遮威底、『萊里和美志農』譯成阿塞爾拜疆文。

他於一九四五年獲得阿塞爾拜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底榮譽藝術工作者

底稱號，同時被選為阿塞爾拜疆共和國科學院底院士。

一九四八年他參加沃洛茨拉夫文化工作者底全世界大會。「黑人說」就是獻給大會的。

C·武爾貢是蘇聯共產黨（布）底黨員，蘇聯最高委員會底代表，得過列寧勳章、勞動紅旗勳章、「榮譽章」以及其他的獎章。

「黑人說」是根據「真理」出版社一九五〇年出版的第三十八號「火花」叢書C·武爾貢底詩集「詩人之歌」的俄文譯文轉譯過來的。俄文譯文底譯者是詩人M·阿麗格爾。

這裏關於詩人C·武爾貢底介紹，也是根據「詩人之歌」前面所附的小傳譯過來的。

譯者 一九五二年五月三十日

黑人也在講壇上出現了。他沈默了一會兒。

（是無言的英勇，

他好像是一柄拔出鞘子的劍，

準備着來致命的一擊。）

廣大的好多人的大廳

摒息住氣，等候着，語言將要飛起、將要轟鳴。

他在這個時候是在想着甚麼呢，胸脯靠着講台，

把兩道黑色的眉毛結成一條粗大的線？

四圍是寂靜的，但幾百雙人類的眼睛

幾乎是在寂靜中講着甚麼話，幾乎是在飛舞中發着甚麼聲音。

而我彷彿覺得：我在這鴉雀無聲的寂靜中看出了，
黑人自從有生以來從沒有用微笑動過自己的嘴唇，
敵人底大砲摧毀了他的靈魂之家，

而在被燒焦了的椽梁之間狂暴地吹着寒冷的風。

當這個黑色的嬰兒誕生到人間的時候，在這時候

母親就沒法子壓抑住自己心上的隱痛，

而她的搖籃歌，從那寒倉的茅房中飛揚出來，

就抽抽噎噎地哭泣着她的兒子，爲他祈禱一口麵包。

講演人抬起了他的目光，在目光中有的是烏雲和烈火，它不只是在望着這個大廳，——還在望着永恆的曠空。他的有力的手掌高舉在整個的大地上，在他的胸懷裏藏着一卷一千頁的大部頭的書。

從烏雲裏應該降下了傾盆大雨——

大自然啊，你的法則就是這樣的。

黑人說：

——我——是個人。

不只是人，——而且是個詩人。

我被我的黑色的母親誕生到世上來，生來就是藝術家，已經三十多年了，我是藝術底一個有希望的兒子。

亞美利加！

我的可愛的故國！

我的古老的家園！

我的「新世界」呀！

你的大氣，天空和土地是永遠地歸我所有。

在那裏我的黑色的祖父很久以前就成了一堆白骨。

我的希望在你的綠色的樹蔭裏喧嚷着。

我，像一個寫生畫家和兒子一般，愛着自己的祖國。

我熱愛着每一個清晨，每一個正午和每一個黃昏。

在我的每一縷亞麻布上閃耀着亞美利加底遠景的藍色，

亞美利加底花在開花，亞美利加底光在燃燒。

請回答我，祖國，請回答我，

我用自己的勞動能不能獲得

在灑滿了露水的青草上走來走去的神聖的權利？

誰敢從我手中搶走了我祖先們的國土、我祖先們的家園？

閃閃的電光像是鐮刀般地割斷了黑色的視線。

而我感覺着：它的電永遠地刺透了我。

別人的命運和愛情，像風暴似地，闖進了我心中，

兄弟啊，你的雷雨般的命運侵入了我的命運，

彷彿是你的激盪的血液流入了我的血管。

我，彷彿是翻閱着一本書，我，在一頁一頁地翻着一部悲慘的命運底長詩。

當畫面底構想給我指出了一條遙遠的路，

當在你的流浪生活中，我饑餓、我困倦，

「你是黑色的，——眼睛說，——你沒有地方來喘一口氣」。

「你是黑色的」，——人們說；

「你是黑色的」，——法律說。

而我在自己的祖國也永世地同它分離。

我偷偷地看着祖國，在離別中我成了一個老頭子了……

他喘了一口氣，靜了下來，大廳也沈默着作為對他的回答。

在這樣的沈默中成長着大雷雨底預感。

在人們底眼睛裏轉動着無邊際的憤怒。

好像是，他用緊緊的結子，像一捆甚麼東西，縛住了所有的人。

可是黑人激動地呼吸着，把兩手握成了兩個緊緊的拳頭。

而幾乎是可以看得見的他那忿怒與悲哀底巨浪，

從兩岸湧來，幾乎衝破了這座大廳。

黑人說：

——我這樣地愛，

亞美利加啊，

你的初雪。

我這樣地愛你的春天，——她，像我的母親，那般地慈祥。

我的家鄉底河流啊，

我這樣地愛你們那飛快的奔流！

我的富足的國土，金與銀底家鄉啊，

請回答我，是不是賦與了我欣賞一下你的春天的權利，

假如不的話，那麼請回答：沒有祖國，人間還成甚麼東西？

他的最後一句話底火把我周圍的一切燒得都暗淡無光，但突然吹過來一股冷風。

我回頭一看。

我的隣座

不耐煩地用手絹擦着——出了汗的眼鏡上的玻璃片——直到現在爲止眼鏡片還在掩蓋着那傲慢的眼睛底本來的顏色。眼睛轉向那顆憤怒的心正在跳動着的那個地方，或許，這只是因爲，黑人突然靜了下來緣故，我的隣座還沒有來得及拿起自己的外交的盾牌，我已經看出了他那狼一般的視線，聽到他那狼一般的切齒聲。不列顛的淡青色哪，我馬上就認出了你。

啊，密斯特泰勒爾，這是閣下？

在世界上還有您的地位？

但是我，巴庫人是不諒解的，——血湧上了我的眼睛。

我的可怕的記憶呀！

二十六個啊！

二十六個啊！

黑人說：

——有時候

我一早兒就走上了大路，

準備着用我那貪婪的眼睛

看一看花花草草底歡呼。

我走着，我在路上想，

我要走遍了 my 底祖國，
要看一看夏天底莊嚴，
要給我自己底靈感
尋訪一些新的花樣。
趁着秋天還很遙遠，
趁着樹葉還沒有枯黃，
我底手在自己底祖國
想探聽一下藝術秘密。
讓樹梢底早晨的蔭影
傾瀉到我底枕上，
讓我底心靈底黃鶯
展開翅子來歌唱。